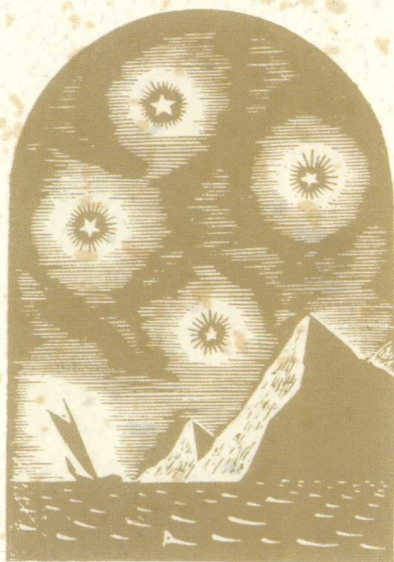




大诗论

——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

张清华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大诗论

——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

张清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 / 张清华 主编.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60-9064-3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1722号

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

(DASHILUN:ZHONGGUO DANGDAI SHIGE PIPING NIANBIAN 2014—2015)

主 编：张清华

责任编辑：赵颖畅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6.5

字 数：4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9064-3

定 价：68.0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

编委会

主编 张清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晓娅 何言宏 张 柠 张桃洲 张清华 灵 焚
欧阳江河 周庆荣 罗振亚 唐晓渡 黄恩鹏 谭五昌

助理 王士强 冯 强

又刊前语

张清华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此乃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自然”一品的定义。自然，说到底还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观者和评论者、研究家的最高境界，所谓道法自然。在这春日将至的时节，我们谈诗，要讲求自然，遵从自然。

照录这二十四品，乃依次是：“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

我并不想在这里掉书袋，只是想借此展示一下诗之境界之丰，几囊括万事，形容世间之万象千化，此曰大，故有《大诗论》。

两年前，《大诗论》创刊之时，曾曰：这个“大”，“不是妄自尊大的大，大而无当的大，大而化之的大，甚至也不是大气磅礴的大，文章块头大的大，而是以小见大的大，是兼容并包之大。”而今，这些说法依然有效。

《大诗论》问世年余，受到读者的肯定，我们便有了再续前缘的想法，试图把这两两年里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文章，不论门派，不拘一格地纂在一起，试图有一个集中的展示。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唯有八方风云的汇聚，方能成就“大诗之论”和“诗论之大”。

目 录

· 大视野 ·

- 在资本与权力的间隙：国际视野中当代诗歌的几个现象
 与个例 / 桑 克 002
- “介入”与写作的有效性 / 周伦佑 023
- 怀念逝去的 2014，以诗歌的名义 / 张清华 035

· 特稿 ·

- 基督教文化视域中的海子及其诗歌研究 / 刘君君 054
- 跨国诗学 / [美] 杰汉·拉马扎尼 (Jahan Ramazani) 著 周航译 088

· 聚焦新世纪 ·

- “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
——序《原诗》 / 张清华 136
- 21 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 / 罗振亚 149
- 本土性 · 身体性 · 公共性
——新世纪诗歌的几个侧面 / 王士强 165

直面现实、历史与传统的新格局	
——论新世纪先锋诗歌的精神转型 / 刘 波	180
“80 后” 诗歌：在时代与人生的重叠中展开 / 冯 雷	194
21 世纪，散文诗发展的新纪元 / 孙晓娅	210

· 诗与思 ·

我的思考永远未完成（21—25） / 周庆荣	218
色情、极限与诗歌的吞噬性	
——杰克·吉尔伯特和他的诗生活 / 朵 渔	231
赫尔曼·黑塞：从自身发现中国 / 冯 强	258

· 论道 ·

空间生产理论观照下的地方主义诗学 / 向卫国	268
时代精神与未来的诗歌美学 / 龙扬志	278
重启一种“对话式”的诗歌写作 / 杨庆祥	288
“存在”诗歌的精神立场及其维度 / 田一坡	299

· 散文诗批评特辑 ·

重建英雄性的现代主体	
——周庆荣的文学意义 / 陈培浩	318
跨越时光碎片的现代性“返源”	
——评灵焚的散文诗集《剧场》 / 孙晓娅	332
精神王国的建构	
——论爱斐儿散文诗的精神架构 / 罗小凤	353

自传的风景与远行的诗学	
——亚楠诗歌论 / 周根红	362
在虚构的现实中抵达远方	
——谈弥唱散文诗集《复调》的审美倾向及其当下性启示 / 灵 梵	374

· 新生代 ·

诗歌的好故事……	
——张枣论 / 颜炼军	400
边缘处的思考与旅程	
——读张枣诗歌《边缘》 / 陈 涛	460
诗人与淡季	
——昌耀写作的换气问题 / 张光昕	469
都市化与本土性：港澳诗歌的一种经验 / 卢 楨	486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诗创作中的生态美学意识	
——以新世纪散文诗群“我们”为个案 / 朱林国	498
建构一种民主诗学 / 王东东	512

· 细读 ·

细读西川的二十九个片段 / 胡 彦	530
荒凉与遗忘的证人	
——关于沈苇诗歌 / 耿 韵	557
忘川的寂静风暴，或与鬼魂的一席交谈	
——读张曙光的《闹鬼的房子》 / 张清华	569

大视野



在资本与权力的间隙： 国际视野中当代诗歌的几个现象与个例

桑 克

从约翰·勒卡雷开始

我喜欢看内地出品的有关间谍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虽然我明知里面的内容大多与史实没有关系，顶多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者无可奈何的想象，但是我倾心于其中蕴涵的情感问题、智力问题、勇气问题和信仰问题，而对历史问题往往多有批判，或对个别觉醒的历史意识予以肯定。这种从大众文化而来的不多选择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与选择基础的宽窄有关。我们清楚，早期的这类制作多与苏联电影的影响有关，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而近年又受到欧美电影和电视剧以及更早开始的冷战文学的技术影响。

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多是写冷战时期的间谍故事的。他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不单纯着眼于奇异的情节，而是突出人性的荒凉。他自己说过，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的同时，扮演外在的自己。双重人格的分裂演绎必须滴水不漏，否则就是灭顶之灾。《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勒卡雷的史迈利三部曲的第一部，讲的是退休特工或者间谍史迈利在英国情报机构核心挖掘苏联卧底间谍的故事。小说里面大多

是见面、谈话，或者对个人生活的回忆，诸如在香港的一段情报生活之类。这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谈话，其实就是调查，或者是具有某种审查意味的信息过滤。从方法来看，虽然这是来自内部的调查，但它分明又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是非甄别。也就是说，调查的外来性质非常鲜明，而且是采取从外围开始的方式，逐渐接近真相，直到事实确凿，处境危险的目标人物已经不能施展任何防范的措施。

如果回到目标人物身上，排除他已经了解的调查者的信息和方法，他可能就需要运用猜测、逻辑推理以及想象来拱卫自己的安全，需要自我审查自己的安全措施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将这些问题替换到美学问题上，就可以把调查者至少视为具有市场保证的读者，或者更为权威的专业读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评论家。如果直说史迈利就是这样一种外表看起来老迈、冷静，甚至有些消极的评论家，读者可能未必同意，但是将这种替换关系解释清楚之后，读者可能就会觉得有几分道理。因为对秘密的探究，负责审查的间谍与负责购买的读者几乎拥有同样的兴趣，虽然一种是情报式样的秘密，一种是美学方面的秘密。而诗人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人物：对外，他如果精确地设想读者，可能会顺利地进入享受的生活之中，但是在另外一些独立的人看来，他也就陷入到了媚俗的趣味之中；对内，他对自己就要做出严格的审查，对作品做出自我审查，看看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

设想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主动缩短自我高度的过程，而自我审查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有关自我的标准。这种方式对介入活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何况已经存在的审查形态对发表状况所构成的微妙作用，更别提对诗人写作过程之中心态的影响了。这可能是更为致命的。有些

词必须回避与替换，有些细节或者感受，可能干脆予以抽象化。这种自我审查逐渐形成之后，迫使个人尺度扭曲，甚至以之代替来自于史迈利代表的公共尺度。由此一来，它对美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可能就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自我审查的文本并不易得，兴许，可从前后发表的不同版本来认识它们的痕迹。来自外来的比如编辑或者报刊的自主行为，在我看来，其实也是属于自我审查的一种，并非属于公共标准意义上的调查者或者审视者。

我的体会来自于汶川地震时期（2008年），中国诗人写的与地震有关的作品，比如我写的《忧心忡忡的死亡》，发表和转载版本至少有八个，其中与原文形成差异的占绝大多数。不仅是标题差异，还有字、词、句……如果对它们进行分析，可能会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方面的收获。但是因为这一样本出自我手，所以由我对它们进行分析并不合适。在此一说只不过是证明了这种审视是存在的。如果我再年轻一些，它们每一次的差异扭动都会对我产生微妙的心理影响，下次我再写诗的时候，可能就会琢磨，这个词，或者这种说法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如果把这种问题引到批评领域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遭遇批评就会凝滞某些东西；遭遇赞扬就会鼓励某些东西。这也是我谨言慎行的原因，选择机会不当的褒贬实际上会影响本来比较自然的个人发展进程。当然它也会在压迫之中激励出一种智慧表达。这是另外一种需要品味的勇气，暂且不表。我愿意把地震诗的多种版本是怎么形成的这一课题提供给研究者，因为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文学风尚的存在，也能看出文学之中别样尺度的存在。

如果这个目标人物自己是有洞察力的还可以避免灾祸，如果没有洞察力呢？或者他暗中形成一种自我审查的习惯呢？为了自己的安全

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状况，可能读者或者作者以及批评家，早就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就是一个可以对之进行研究或者纠正的机会。而我不过是凑巧在勒卡雷的小说中，看到了某种相似性。或者把这个说成一种隐喻也可以，不过这种隐喻本身其实还是不够精妙的。

对文学性的强调，真正内行的间谍性质，奸细性质，媒体或者媒体的多种分层，明确的审查标准和含糊的审查标准，以及传播之中的发行困难等，这些现象都已出现，并且正在施展它们的综合影响。我已经说过，对寒冷的直接对抗，比如穿棉袄或者生火取暖之类，其实都只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显示，还是属于一种不够出色的方式，还是属于一种未能抵达美学境界的行为。这里说的美学境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意，而是真正的，在任何时代都必须保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才导致美学启蒙以摆脱单纯政治阐释，而在近十年之间又得以摆脱远离社会 and 实际生活的危险，强调广泛的关联。而且它所提供的范式已经多种多样，比如廖伟棠的时事品评，蓝蓝个性化强烈的反应，臧棣间接的甚至显得深远的词语呼应……都在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诗始终在以审美方式呼应一切。当然我们更愿意强调其中对心灵的呼应，一种更为永恒的或者超越哲学想象的魅力。

这样就把一个老问题圈在其中。从语言的丰富性，就可以破除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之中创造的不断缩减的所谓新语，而且还能以偷情或者色情对抗无所不在的监督（个人色情的合法性正是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正如李笠重新修订特朗斯特罗姆《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中“高音喇叭”一词为“麦克风”之后所显示的语义变

化。麦克风的真正身份，特朗斯特罗姆在1970年4月19日给诗人布莱的信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毋庸赘言。

勒卡雷笔下的目标人物是因为受到伦敦的左派影响而成为苏联间谍的，其中可能涉及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乌托邦信仰的时尚化，以及更为广泛的肉体与文化解放运动。这与现在的资本文化和集权政治的共谋具有一定的思想与社会联系。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具体联系，读者可以参阅更多的书，听取更多的专家的意见，而我们可能更会注意诗人的行踪，比如保罗·策兰，他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命运的反思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可能更值得探究，那就是他存在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他1970年4月20日从著名的米拉波桥跳入塞纳河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寒冷的太空之中从此回旋着“东方红太阳升”的主旋律，而后的事实更以强大的存在证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苏联预言并不适合中国。“归来吧，走近一点：/因为那风不会两次吹过/我们/敞开的家园”（孟明译）——《保罗·策兰诗选》的最后四行好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透了存在的奥秘。

诗人布罗茨基1972年6月4日离开苏联却非出自间谍的谋划，而是由于苏联政府对“社会寄生虫”的驱逐。1987年，当布罗茨基在伦敦郊外汉普特德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得知自己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他旁边坐着的饭局主人正是勒卡雷。

根据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记载，勒卡雷回忆，他当时看到布罗茨基并不高兴，就说：“约瑟夫，如果现在不开心，那还等

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哪里还有开心的时候呢？”布罗茨基临别，给了勒卡雷一个俄式拥抱，说，Now for a year of being glib。传记作者解释这个句子的时候，还举了一部澳大利亚电影的名字，*A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中文的意思就是危险的一年。虽然我那么爱看电影，但是这部，我却打算放弃。

一个青年诗人的历史之结与情感指向

2009年6月6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珠海青年诗人唐不遇，写了一首名叫《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的诗。我觉得标题叫《历史》并非偶然，可能是出于一个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诗人深思熟虑的选择。

当一个人生活在记忆之中，打量记忆、分析记忆、探索记忆的内在关系时，就会具备一种进入历史写作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并非远不可及，它既是灵魂深处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综合，也是此时此刻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集。唐不遇在十八行的篇幅之内直言这就是历史，既是对某类记忆的高度追认，也是对它个人生活中施予影响的当下确认，甚至暗示，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现实即将成为同样的历史。唐不遇甚至将言说对象明确地写在副题中——“致弱冠之年的你们”。我知道这是写给我们那代青年或者其中的逝者的。对号入座并非空穴来风，并非自我骄傲，而是一种担当与直面。诗中的“弱冠之年”，既指“你们”的年龄，同时暗含赞美，赞美“你们”因为庄重的个人选择而长成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只有年轻的死者们深知
自己已不年轻，而这首诗的失败
在于每一行鞭痕都已结痂。

弱冠之年离世，这是怎样的哀痛与不幸？“……深知 / 自己已不年轻”，为什么？死者心智苍老？阳寿终止而冥寿延绵？20年的想象与哀痛，积怨与责任，浮现与游荡在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煎熬之中……稳重的描述至此一转，转向对某一负面样貌的批评与谴责：“而这首诗的失败 / 在于每一行鞭痕都已结痂。”鞭痕结痂预示痛苦已然结束，然而痛苦并没有结束。没结束却偏说结束，这是昧了良心的弥天谎言么？这是犬儒哲学的自我麻醉么？这是名利之徒的助纣为虐么？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忘却与自我麻木已然愚蠢至极，何况伤疤并未愈合，而且滴血不止——遮蔽真实不仅是“这首诗”的失败，而且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失败。

当它被署上名，并被夏天
以闷不透风的声音朗读，听众们都在远处
盯着被烟熏成腊肠的鞭子。

唐不遇借重物象之间的关系间接地显示自己的认识与感受。“当它被署上名……”署名之后，诗就有了责任归属，因此署名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行为。唐不遇抓住署名的细节，表明自己的立场之所在与担当之勇气。“……并被夏天 / 以闷不透风的声音朗读……”夏天的声音是“闷不透风的”，季节特征与压力淫威均被精确地表达出来。署

名被这样的声音大声朗读，预示着一种危险的迫近，并间接地证明署名的勇气。在勇敢者（年轻的死者与署名的作者）阐释勇气的同时，其他人在做什么？“……听众们都在远处 / 盯着被烟熏成腊肠的鞭子。”旁观者或者恐惧或者谨慎，或者警惕地盯着象征暴力的鞭子。鞭子“被烟熏成腊肠”，暴力是暗色的，带着某种干枯的肉感，语调具有一股嘲讽的气息，间接地表明一种蔑视的态度。

为什么它不变成蛇，顺着屋顶的绳子
溜走？它静静地吊着，只是
那根绳子上用以记事的

将鞭子这一暴力工具比喻为一条蛇，不仅是指涉暴力工具的阴鸷与柔软，更主要的是使之从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自主的性格。这一性格将使暴力工具自动畏惧施予对象，从而脱离暴力工具的身份。这是一种强烈的不切实际的主观的善良的愿望与想象，从而暗示事件的真相：暴力工具从未消失，而且就在此地施展它的淫威。让它“顺着屋顶的绳子”溜走——加深鞭子之蛇的无力感，它只能借助于其他事物才能逃脱，而且是一个比它更软更细的物品——在与虎谋皮式的希望之中存留辛辣的嘲讽。“它静静地吊着，只是 / 那根绳子上用以记事的”——故意缺省语法结构中的宾语，只有将跨到下节的诗行提上来，才能使之构成完整的语义。蛇“静静地吊着，只是 / 那根绳子上用以记事的 // 古老的结，沉默如悬挂的窗帘。”蛇是结绳记事的结，结绳记事是古老的记录历史的方式，蛇或鞭子是历史之绳的一个结，说明暴力之鞭已成历史中一个难以摆脱的纠结的疙瘩，等待